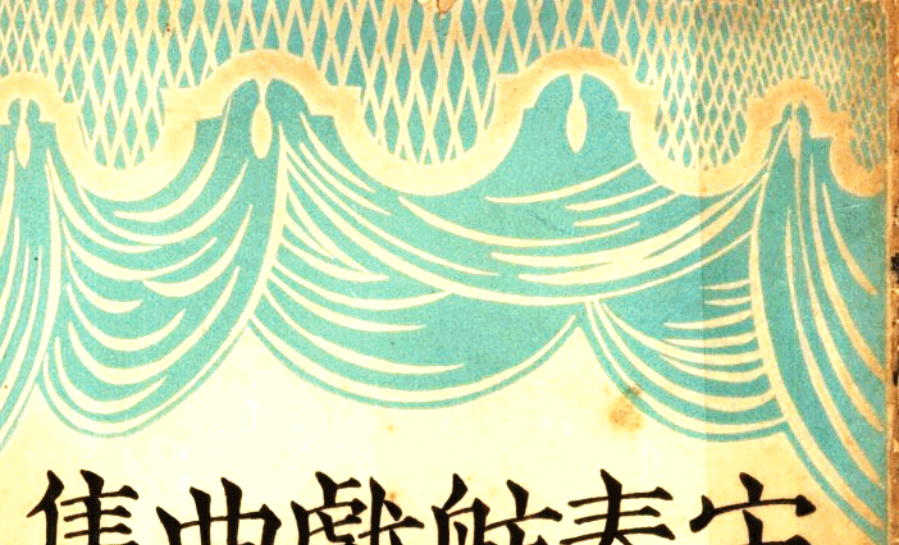




宋舫戲曲集

第一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宗春舫戲曲集第一集

序

余讀劇垂二十年，讀雖勤，未嘗敢操觚寫劇，尤不敢率意造作悲劇，蓋有三故焉：一則生性不近悲劇，所謂愁苦之言易工者，余實未敢置信；二則寫悲劇宜有本事，而所聞所見，無一可意者；三則涉世未深，對於人間之事事物物，自問無所窺見；坐此三端，惟有擱筆而已。比年以還，始稍稍寫爲短篇趣劇，其視悲劇，難易不啻天淵，然求其隱心貴當者，亦不數數觀。此猶詩中絕句之於歌行，長篇歌行，誠當精力瀰滿，而絕句之風神綿邈，又非深於詩者不能也。余之集此三種短劇爲一卷，匪曰能之，嘗試而已，自不敢擬於作者之林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晦日，宋春舫自序於上海。

目錄

五里霧中.....	一
一幅喜神.....	五三
原來是夢.....	八三

宋春舫戲曲集第一集

「五里霧中」之經過

「一幅喜神」是在民國二十一年正月出版的，恰好在九一八——一二八之間，從我個人方面，這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那時我在青島，費了一星期之久，纔把劇本寫完。往常聽人說「Noel Coward」的寫劇，無論歌劇獨幕劇或三五幕劇，祇須四五天便可繳卷。」如此說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但如此，我寫劇雖然祇費了一星期，然而從擇題佈局起，直到種種問題，如佈景道白等等解決為止，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年頭。我還記得在北大講堂上，一有功夫，便和學生討論這劇本應該如何寫法。在朋友家中高興起來，便請教朋友，可惜中國對於寫劇有相當研究

的人，實在不多，即使有幾位，他們怕得罪人，所以總是唯唯諾諾的不置可否，直等到我的劇本出版以後，十日談中纔批評我爲「太貴族化」，第二卷第七八號合刊的劇學月刊劍嘯君中國的話劇論文中，說「一幅喜神」在將來中國戲曲史上，或有相當的位置……其餘的批評，也許經不起一二八以後的礮火，早都變成灰燼了。

「一幅喜神」在我的腦筋裏（連那寫劇的一星期當然也算在內）足足的盤旋了有七八年之久，八年中共寫了四十六頁，每年祇寫六頁，如果論量而不論質，那寫劇真太不值得了。

可是無論如何，「一幅喜神」出版以後，我卻如釋重負，恍惚數年險症，居然藥到病除。但是不消幾個月，我又在美國紐約的生活雜誌（Life）上看見了一段新聞，覺得這件故事，裏面很富於劇情的，於是到處便和人討論，第一個贊成我的，便是邵洵美君，他立刻傳揚開去，說我不久又有新劇出來問世了。我呢，將以前寫劇的時候一切苦痛，不但忘記得乾乾淨淨，而且高興異常，和當初沒有寫「一幅喜神」的時候一般。以劇情而論，有了這些資料，當

然可以寫一本三幕劇而有餘，但如果是三幕劇，第三幕的地點，一定是法庭。吾雖然在上海青島等處，曾經執行過律師職務，但向來不大出庭，庭上的笑話，也不大注意，當時雖去買了幾冊 *Laughters in the Court* 一類的書籍，看了幾遍，覺得無濟於事，在不知不覺中，便停頓起來。

三幕劇既不容易成功，那末獨幕劇如何呢？

但當時便有人起來反對，說「有了這許多材料，廢而不用，豈不可惜。」在這三幕劇及獨幕劇問題未解決以先，又有人提出了一個極困難的問題，說「按劇情而論，既然有了萬國殯儀館，我們方面，必須有一所中國殯儀館，否則棺材鋪也行。」這一下，可把我悶倒了。第一，中國棺材店不用說別的，我一看見就生氣。第二，我家裏的人以及親友之中，向沒有人和棺材店老闆有來往的。第三，這一類的劇本，一定是不大吉利，一不討好，便變成了武松殺嫂 莊子劈棺 殺氣騰騰那一類東西，多麼殺風景？好容易一直等到二十二年的冬季，我的一位至好朋友家中有了白事，趕忙托他去敷衍那棺材店裏的老闆，預備將來寫到棺材問題的

時候，可以領教。可是後來等不到多少日子，中國殯儀館也開幕了，開幕的前幾天，還登了一段極雅麗的啓事，一班遺老遺少，看了得意非常，不在話下。

惟有第三幕的地點，卻依舊毫無着落。關於法庭的笑話，倒積了一寸多厚，然而越看越不敢動筆，直等到今年夏天，我讀了 Palmer's 氏討論現代戲劇的那一本書，其中有一段，說「Generally 氏曾經寫過一劇，劇中的主人翁，自始至終，未嘗與觀衆相見。」我心中一動，便也如法泡製起來，結果不到三天，五里霧中居然脫稿，以時間論，似乎也可與 Noel Coward 並駕齊驅，不但此也，無意之中，一本長兩萬言的三幕劇，居然能恪守「三一律」，這是我當初下筆的時候，做夢也想不到的呀。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青島

五里霧中

時間 當代

地點 上海

第一幕

時間 上午八時半

佈景 臥室

登場人物

汪春龍 老僕（秀連）

James Wright 及其翻譯

汽車夫（約十四五人）

蔣桂珍

寶生（貫器店主人）

棺材店老闆

出店老師務——Marcel的，Cafe Fodorai

的，Scotch Bakery的。

和尚 道士 軍樂隊長

中國殯儀館經理

醫生甲 醫生乙 女看護

汪先生一望而知爲有產階級的人，確有「高等華人」的資格。臥室的佈置，够得上「富麗堂皇」的四個字。起初，臺上是黑漆漆的，因爲汪先生還沒有睡醒咧。臥室的窗簾尚未扯在一旁。一回兒，我們纔聽見汪先生不住的在牀上翻身，乾咳了幾聲以後，撲托又吐了一口痰，然後汪先生在床裏吟詩道：「大夢誰先覺，平生吾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遠遠地又聽見了許多聲音，如汽車的喇叭，如軍樂隊，如和尚道士等自遠而近，到

了汪先生的宅前，卻都憂然而止了。又聽見汪先生說：

「奇怪，時間難道是真不早了，何以馬路上今日忽然人喊馬嘶如此的鬧熱

……」

（看表）「呵，糟，不好了，已快八點了。」（按鈴）

那老僕便進來，把房內各窗依次開了一剎那間，強烈的日光便射進屋裏來了。

老僕（走近牀前）老爺，早餐已預備好了，在牀前桌子上吃呢，還是在食堂裏？

汪（今天天氣如何？

老僕（似乎比昨天涼得多呢！

汪（那麼就在這兒吃罷？

（老僕下，汪進浴室。）

（不一回，老僕上）

老僕（老爺，老爺！

汪 (自浴室門帘後伸出頭來) 大清老早,有什麼事?

老僕 外面來了一位外國人和一位中國人,我問他們是那裏來的,他們說是什麼「萬國迎賓館」。

汪(上) 外國迎賓館?好奇怪,我雖然一向以老上海自命,向來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名字。你問他要了名片沒有?

老僕 那我倒忘了,沒有問。

汪 快去問他們要來。

老僕 是是。(下)

(不到兩分鐘,老僕和那外國人和他的翻譯同上,口裏還不住的說「這兒髒得很」呢。)

翻譯 那一點也不要緊,況且時間確實是早了一些,匆匆忙忙的我們連名片都沒有帶。

(汪從浴室中上)

J.W. This must be the proprietor of the house. How do you do?

汪 How do you do? (轉向翻譯) 你們兩位有何事光降?

翻譯 (露忸怩狀) 大清老早我們便來打擾, 請先生原諒, 但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是不是?

汪 但是什麼 business 呢?

翻譯 就是敝館的……設備。

汪 (越發糊塗起來) 什麼設備呢?

翻譯 敝館在上海, 開設已有七八年之久, 有名的人物, 由敝館「善後」者, 不計其數, 最近如阮玲玉女士, 也是——

(正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的時候, 老僕又持片偕客上。)

老僕 (嘴裏還囁哩咕嚕) 是不是, 吾和你說, 裏面早就有客了。

汪 還來得及, 不要緊, 再遲一步, 可要被他人捷足先登了。

汪 (熟視卡片，面露不豫色) 潘先生是不是中國殯儀館的副經理？

潘 (很機警的目視翻譯) 我們都是同業呀。

汪 (不懂) 什麼你們都是同業？

翻譯 是呀，他是中國殯儀館，我們是萬國殯儀館，汪老闆，並不是兄弟誇口，敝館有的是經

驗和閱歷，以及種種的設備，可以說是集中西之大成，至於衣衾棺槨，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貨品，言無二價，老少不欺。

潘 實際上敝館那樣比不上你們的呢！況且汪老闆也知道這幾年正是國貨年頭，像汪

老闆這樣人物，那裏會就了惡名去買外國貨呢？

翻譯 (面色通紅，想立起來辯護)

汪 (哈哈大笑對翻譯) 不必動氣，還是坐下來講。聽了半天，我才明白，你們都是幾家殯儀館的代表，但是我家裏沒有喪事呀！不要說不但沒有死了人，連狗也沒有死一條。

潘翻譯

汪

（都跳了起來）但是昨天夜裏八點半時候，你們這裏的確有一位汪太太替我們打電話，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電話是不是六〇六？奇怪得很，門牌是絲毫不錯。電話也完全是對的，但是我們這裏向來是沒有女人的呀！

潘與翻譯面面相覷，翻譯便和 J. W. 說了，J. W. 面露傻瓜狀，說：

“Confound it. Let's go. Don't waste our time here” J. W. 下。

（潘與翻譯連聲說對不住，汪先生和他們同下。一會兒，汪又同了二位烟容滿面衣衫破舊的賁器店老闆上。）

胡說！誰叫你們來的？桂珍？

大少爺，昨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忽然從大少爺公館裏來了一個電話說，大少爺有一位剛從湖州來的親戚得了霍亂吐瀉，不到三個鐘頭，便嗚呼了，電話裏並且再三叮囑，說：因為天熱，明天上午就要大殮，下午出殯。所以和尚、道士、土夫等一切都要

叫齊，千萬不可誤事。大少爺你也知道，我桂珍雖然吃上了幾口烟，向來是不敢誤事，尤其是大少爺府上的事。

放你娘的狗屁。你還要說是我家裏的事，快快替我滾出去罷！

汪

（蔣和寶生面面相覷）

蔣桂珍
寶生

大少爺！

大少爺什麼？

汪

大少爺看看老太爺的面子，稍爲幫幫我們的忙罷！

蔣

汪

（跳起來）幫你們什麼的忙？我電頭被你們觸到如此地步，還要噤哩咕嚕！你莫非要我打一個電話到巡捕房，叫他們把你們這些烟鬼一齊都押起來，是不是？

（老僕持片上，與蔣和寶生做了一個眼色，蔣和寶生下）

汪

（看片）這卻更有意思了，連棺材店裏的老闆也來和我開玩笑，快替我請進來。（老僕看汪面有笑容）老爺，可否看小人的面，給桂珍和寶生幾塊錢，讓他們去吧，

他們今天真是怪可憐的。

（汪便拿出十元的鈔票四張，給老僕。）我也無非是嚇嚇他們罷了。

（老僕下，又陪棺材店老闆上。）

老闆

聽說府上要副壽板？

汪

足下這消息，從何而來？

老闆

昨天下午七八點鐘的時候，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敝店裏說這裏是汪公館，要買一副壽板，而且是要頂上號的香楠，真不巧得很，這幾天小號缺貨，先生如果要婺源的沙枋的卻有。現成的是不必說起，即使要合起來，也不消多大功夫，但是真正的香楠，那可實在沒有法子。

汪

（故意搗亂）我也知道寶號在上海是天字第一塊的牌子，難道一副香楠也拿不出來麼？

老闆

（遲疑良久，忽然似有所得）有是有的，的確確是一副上好香楠，尺寸又大，癥節